

耙与杪：空怀绝技的人

犁出来的是整块的土，春风吹了几日，土会慢慢变得松软些。春天雨水多，很快，春水就将这些土块淹没。但土块还不够酥散，还要耙一遍。

王桢在《农书》中说：“把功不到，则土粗不实。”犁过的土松了，但是不均匀，秧插上去，难以生根；耙过了，土才又细又实，秧很快就能扎根转绿，不易生病。

旱地里，大土块可以用耢耢一类农具逐个砸碎，但效率太低；水田里，连耢耢也不行。要对土壤进行细碎加工，必须有新的农具出现，于是便有了耙。

耙的结构并不复杂，一个长方形木框，两条长边上各安一排尖利的铁齿，两条短边做连接和固定用，无齿。这个农具不太好拿，一般是用扁担挑着，另一头搭上其他要带到田里的东西，实在没有东西，哪怕搭上几块厚土砖也行。很少有人用肩扛耙，长长的、寒光闪闪的铁齿对着自己的胸膛，让人不安。

耙田比犁田省力些。犁田时，牛和人都要用力，牛负耜往前拉犁，人把握犁的方向，压下犁把，要给牛一点向前的助力。遇到土壤板结的田，牛耜会死死扣在牛脖子里，人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帮牛。耙田时，人不用趟在泥水里，只要面朝前方，两脚分开，站在耙有齿的两根横木上方。这样一来，是牛蹄陷没在深深的泥水里，拉着耙和人一起往前走。这对于牛是不公平的，但没有足够的重力压住，牛拖着空空的耙，起不到破碎土壤的作用。

人站在耙上，使唤着牛，有一点驾车的味道。这活儿看上去轻松，但也不是人人都做得。田里地里都不平坦，耙到地头要不断转弯，牛还有发脾气的时候，站在耙上的人，心里要有谱，脚下的劲道、手里的鞭子，随时都要准备好。这种活儿一般都是男人干，他们力气大，用惯了牛，摸熟了牛的脾气，也摸透了每块田地的高低，做起来就得得心应手。柳条发青的时候，村庄掩映在淡绿的柳烟里，田里的水倒映着蓝天，远远还能看到三十里外邻县的青山，虽也是泥水里辛苦的劳作，却能抬起头来，呼吸着湿润的空气，还能跟田埂上挑着担子的乡邻打招呼，说说俏皮话。

“三狗，昨天晚上你又去桂梅家了吧？”
“没有。我打草鞋呢。”
“打草鞋？我分明看到你像一条蛇，犁进了桂梅房里。”（吾乡方言，“犁”形容虫子、蛇迅速地爬行）

三狗也不争辩，挑着秧走远了。耙田的人看着村庄的炊烟，寻到自家的烟囱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

遇到雨天，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站在耙上，田野被绵绵春雨包裹，一块田连着一块田，人就像乘着船，航行在一大片空阔的水面上。

旱地，耙好了就可以撒种。水田，还有一道艰苦的工序，杪田。

杪是耙的变体。耙是两排齿，杪只有一排齿，但齿长且密，有齿的横木上方用两根柱子支撑，上面再装一根横柄作为扶手。这是精耕细作时代才有的农具，据说源于南方的双季稻耕作区，魏晋时传入沿江一带。杪田时，要将打碎的泥土再来一次搅拌，须两手紧紧按住横柄，使杪齿深入泥土，像铁梳子一样，将耙好的田再爬梳一遍，让生土变成熟壤。

杪比耙小，相对易于操作。男劳力不足的人家，也有女人杪田的。女子力弱，得将上半个身子倾斜在横柄上。远远看过去，人就像一张拉开的弓。

桂梅男人前年生病没了，留下四个孩子，大的不过十来岁。桂梅弓一样的身影，每天拉开在湿漉漉的田地里。

三狗去自家田里，路过见了，忍不住跳下水田，帮帮桂梅。他三下五除二就将田弄得平平整整。

这样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人对二十啷当岁的三狗说：莫光惦记桂梅家田，耽误了自己的大事哦。

三狗小时体弱，祖父常说，看你这小身子骨，犁耙杪，哪一样你也对付不了，怎么娶得了媳妇？没事就多到泥田里转转。三狗听祖父的话，就到田里转悠，他像田里的庄稼一样，长开了身条，长出了一身蛮力，犁田耙地，无一不精。农人成天跟泥土打交道，摸透了泥土的习性，也摸透了泥土上讨生活的人的习性。多年以后，三狗也成了祖父，在稻浪滚滚的田畍上一转就是五十多年。

现在这些手艺都用不上了，三狗成了空怀绝技的人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水乡龙韵

吴云涛

寒假回家前，江雨苇梦到了家乡舞龙的场景。打谷场上，一条草把龙冲天立地，上下腾挪，如行云流水。薄雾笼罩，龙头龙身起伏伏，雨苇的梦中，龙总是这样跃动，这般威猛，生机无限。

醒过来后他想象自己就是一条龙。在老家，龙和舞龙的人融为一体，就是这种跳跃的姿态。记不得梦中谁执龙头，摆龙尾的身影却肯定是有德叔。有德叔是村里名人，精瘦精瘦，小名叫猴子。舞龙时他专摆龙尾，既顺龙势，又自带节奏，左蹦右跳，俏皮幽默，把大人小孩的目光全吸引到龙尾巴上。村子里妇女们邀约观龙灯都这样喊：快点啦，去看有德摆龙尾啊！

雨苇的老家在江和湖之间，出门就是水。水乡的人好水又好龙，舞龙的习俗代代相传，

热火劲当然超过其他的乡村。舞龙从腊月到正月，初七小年舞龙和正月十三舞龙必不可少，正月十三为正龙日，除夕、正月初一、十五是高潮，有彩龙、火龙、水龙、板凳龙、草龙等，火龙最惹眼，闹热。耍火龙时要用烟火冲烧，村里大人叫“烧花儿”，要烧掉一年的秽气。花儿通常有纸花、也有些乡野的花花草草。

江雨苇小时候是龙的小尾巴，小小追风少年，随着玩龙灯的队伍走东村串西村，只有在大人“掌彩”的时候从人群的缝隙里、大腿间往最前面凑。玩龙灯的人都是屋场上的熟人，平时不吱声，甚至木讷，“掌龙灯彩”时，吉祥语张口就来，不同的村落和门户有不同的吉祥词句，有点像喊，有点像唱，一人领头，众人唱和。雨苇听熟了，能喊出几段“开门彩”，如：黄



捕鱼归来

孙世华

摄

◆信笔扬尘

卖鸡蛋

赵仕华

故乡很偏僻，离小镇有二十多里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带着我去小镇卖鸡蛋。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是拮据，母亲养了几只鸡，每天下一个蛋，算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之一。

当母亲把糠或碎木屑铺到背篓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母亲要上街卖鸡蛋了。她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到背篓里，一边放一边数着“11—12—13—”。放一层鸡蛋铺一层糠。鸡蛋卖了，还得把糠带回来喂猪。如果是碎木屑，鸡蛋卖了后，直接就倒掉。

去小镇卖鸡蛋，要翻山越岭，走一段崎岖的山路。我们先从家里出发，沿着一条小路往南走，经过一个叫“寨上”的地方。复下行，走上一条通往“桶井”的山路。这条路约有五六里，全是山路，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下雨天，母亲走得战战兢兢，总是看准了，踩稳了才敢往前走。

刚走到场口，青石铺就的小路两旁，高大的槐树下，零散地有人拎着鸡蛋在卖。这些鸡蛋大多是农家自家养的，也有一些是小贩从别

处收购来的。价格大多是一块钱十个，如果鸡蛋个头大，可以贵一两毛钱。

母亲把背篓放在路边，然后等着买家上门。我经常看到买鸡蛋的人拿起一个鸡蛋，对着阳光仔细瞧着，仿佛要从鸡蛋里看出什么名堂来。瞧了一会儿，还会用力地摇晃那鸡蛋，拿起一只鸡蛋，对着另一个鸡蛋轻轻一敲。

那时候，我还小，不懂得这些门道，只是站在一旁看着。母亲告诉我，如果声音清脆悦耳，说明这个鸡蛋是新鲜的；如果声音沉闷，说明这个鸡蛋不新鲜。

卖鸡蛋的过程，是讨价还价的过程。我们想多卖一两毛钱，买鸡蛋的人则想少付点。如果是居民自己买来吃，只要鸡蛋品相好、新鲜，买家都会很爽快。如果是专门贩卖鸡蛋的人买，为一两毛钱，可能要谈好一会才能谈妥。那时候的一两毛钱，对于我来说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我可以买两个肉包子，吃碗粉条或者是买本小人书。这可能是我赶集时的全部零用钱。

龙头上一点金，老板开门接我灯。老者开门多福寿，少者开门多儿孙。学生开门登金榜，姑娘开门受皇恩。左手开门金鸡叫，右手开门凤凰啼。金鸡叫，凤凰啼，正是老板发财时。

舞龙的繁闹过去之后，元宵节一过，就要晒龙衣。雨苇看过晒龙衣的场景，很强的仪式感。因为在湖区，闹龙舞龙不光是图热闹，也是祈福，祈水上平安，等同于拜神拜佛。湖区人长年同水打交道，龙是图腾，在湖上渔民心中的分量足足的。晒龙衣地点选在水岸滩涂，也要先舞龙，掌彩，彩文基本上是固定的，祈福，风调雨顺。龙头祭拜恭奉，收藏于公堂公祠，龙身晒过太阳后焚烧羽化。

还有炸龙和拖龙的乡村旧俗。炸龙是闹龙灯的一种形式，玩龙灯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往龙身上扔小鞭炮，越炸得响，越是预示一年的兴旺发达。雨苇见过的几次炸龙，都是蜻蜓点水，无伤龙身。他也听说炸龙有恶作剧，往舞龙者颈脖子上扔爆竹。那是往日旧事，只是听大人说，雨苇没亲眼见。拖龙是指龙尾在前，倒着离开玩龙的村落和屋场。这是一种大不敬之举动，是一种有意引发争端挑起争斗的举动。不是民俗，也只是听说而已。

明月山

李震的诗

明月山

松涛卷翻云海
流水敲起交响乐
回音台是远古的烽火台
玻璃栈道是天地间走秀的舞台
拉索桥荡着秋千
一头皖公，一头皖母

一座山峰
就是一块巨石
就在眨眼的瞬间，变成一面石镜
仿佛满山的迎客松
都是我的
一步一处风景
它们以树的方式
目送我下山

披雪瀑

一袭蓑衣
风雨中踽踽
万丈飞流挂在腰间
抚摸龙眼崖刻
沉睡千年，山在山上
水在水里
雪只是唯美的隐喻
始终没有出现

风改变了方向，雨停在一首诗里。弯曲的山路因我们到来，暂时避开了寂静读《观披雪瀑记》站在惜抱先生曾站过的地方别有洞天的视角是虚幻的雪，和所有来过的人都变成风景的一部分

月光曲

月亮喜欢待在水里
需要清冽的光，把它送回天上
蛙鸣洗去人间疲惫
松影与风
为失去灵魂的躯壳掌灯

回忆被不眠的飞鸟衔走
只留下眉眼上的露珠
桂花树下，暗香盛开
晚安，一袭卖米的碎银
晚安，一双重叠的身影

思念

父亲走了 8395 天
思念堆满了
通往天堂的邮路

龙年三咏

孙 琦

（一）

遙从远古轟轟来，
锣鼓齐喧引路开。
年宴岁酒相与乐，
共将家国入情怀。

（二）

龙腾九州春早回，
盛世新岁户增辉。
曾孙喜唱童曲乐，
孙女远偕彩云归。

（三）

龙翔凤舞歌升平，
结彩张灯年味浓。
吾欲打卡龙宫去，
告知人流已爆棚。

